

唐太宗是伟大的英明君主，虽然弑杀兄弟夺位的过程不太光彩，但秉政后励精图治，虚心纳谏，征服四裔，国力强盛，贞观之治成为后世理想社会的代名词。

即便这样的英明君主，也有极其荒唐几乎败政的另一面。请允许我摘录一段稍微有些冗长的历史原始记录：

〔贞观〕十七年（643）四月乙酉，废太子承乾为庶人。

丙戌，诏曰：“（略）可立治为皇太子，所司备礼册命。”甲午，临轩，授皇太子册。己亥，御两仪殿，皇太子侍侧，陈孝德以戒之，谓侍臣曰：“朕御天下十有七载，遂得太子一诣寝门，知子唯父，义已体之。然初立以长，不能废弃，今者丧败，其自取之矣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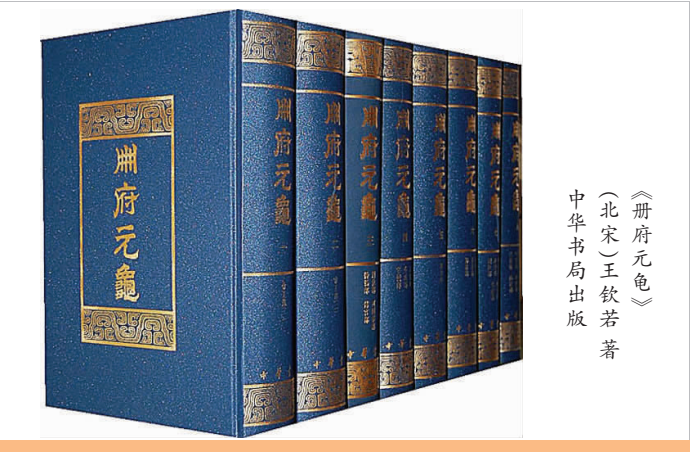
初，承乾之将废也，魏王泰日入奉侍，太宗面许立为太子。因谓侍臣曰：“泰昨入见，自投我怀中，云：‘臣今日始得与陛下为子，更生之日也。臣有一辈子，臣百年之后，当为陛下杀之，传国晋王。’父子之道，故当天性，我见其如此，甚怜之。”褚遂良进曰：“陛下大失言，伏愿审思，无令错误也。安有陛下百年之后，魏王持国执柄，为天下之主，而能杀其爱子，传国于晋王者乎！陛下日者立承乾为太子，而复宠爱魏王，礼数有逾于承乾者，良由嫡庶不分，所以至此。殷鉴不远，足为龟镜。陛下今日既立魏王泰，伏愿陛下别安置晋王，始得安全耳。”太宗涕泗交下，曰：“我不能。”因起入内。

太宗以晋王仁孝，心所钟爱。又以太原瑞石文云“李治万吉”，

濠上漫与

唐太宗的另一面

■陈尚君



意以为嗣，而未发言。泰任数，知太宗爱晋王，因谓之曰：“汝善于元昌，今败，得无有忧色。”晋王忧之，见于颜色。太宗怪而屡问，方言其故。太宗慨然有悔立泰之言矣。

是日，太宗御两仪殿，群官尽出，诏留司徒长孙无忌、司空房玄龄、兵部尚书李世勣、谏议大夫褚遂良，谓曰：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此，我心无聊。”因自投于床，引佩刀。无忌等争趋抱持太宗，手中争取佩刀，以授晋王。无忌等请太宗所欲，曰：“我欲立晋王。”无忌曰：“谨奉诏，有异议者臣请斩之。”太宗谓晋王曰：“汝舅许汝也，宜拜谢。”晋王因下拜。太宗谓无忌等：“既符我意，未知物论何如？”无忌

等又曰：“晋王仁孝，天下属心久矣。伏乞召问百僚，必无异辞，若不手舞同音，臣负陛下万死。”妃嫔列于纱窗内，倾耳者数百人，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，一时喊叫，响振官掖。

太宗于是御太极殿，召文武六品以上曰：“承乾悖逆，泰亦败类，朕所观之，皆不可立。欲选诸子尤仁孝者，立为冢嗣，尔其为朕明言。”众咸言晋王忠孝仁爱，文德皇后之子，立为储君，无所与让，皆腾跃欢叫，不可禁止。太宗见众情所与，颜色甚悦。是日，泰从百余骑至永安门，诏门司尽辟其骑，令引泰于肃章门入，出玄武门，幽于北苑。

乃弟，甚至要杀子传弟云云。在关键时刻，他身边名臣之敢于直谏，及时提醒，改变了太宗的预案。

晋王治世称仁孝朴厚，但他的身边显然有高人指点，并得到国舅长孙无忌的支持。既有人编造太原瑞石文之谶言，又在与魏王争夺父亲信任时，以忧形于色，屡问方告，得到肯定。即便如此，太宗仍不愿放弃魏王，既涕泗交下，痛心疾首，又引刀欲自尽。所谓“我三子一弟，所为如此，我心无聊”，一弟指汉王元昌，也卷入逆谋。称三子，知晋王也有错误，但史无记载。对自己处事不当，引致家庭惨剧，全无自省。晋王确立为太子的过程，虽有他的表态，又显然被内外诸臣所挟持。专制时代，每每如此，太宗也不能例外。

在作出如此重大决策的时刻，更有趣的一幕是：“妃嫔列于纱窗内，倾耳者数百人，闻帝与无忌等立晋王议定，一时喊叫，响振官掖。”几乎是后宫全程直播，数百人围观。太宗后宫之无序，于此可见。在他弥留之前，才人武氏即私结太子，自属事出有因。

废太子承乾碑，已在昭陵出土，当年即被处死。魏王当天被囚禁，后迁居均州郢乡（今湖北十堰一带），潦倒以终。其后人墓志陆续有出土。

晋王继位后称高宗，溺爱武氏，贬逐拥立自己的诸臣。他身歿，武后建立了大周王朝，唐也就亡了。若不是女主解决不了继承问题，加上五王恢复唐统，玄宗以两次政变重建山河，哪还有大唐二百年之兴旺。明君也有犯浑的时候，此一例也。

胡先骕为植物学家，开创中国植物学研究事业，厥功至伟；但其还是文理兼通之大家，其诗学、文学批评造诣之深，为同辈人文学者所敬重。至其晚年，传统文化凋零，还曾为沈增植、龙榆生、柳诒徵诗集作跋写序，此亦一代学术余势之延续，随后遂湮没无闻。1997年，笔者编纂《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》时，这些序跋尚未公开发表，不为学界所知。为得到这些序跋，颇费周折。近十年来，学术繁荣，近现代名家诗集文存整理出版不断，拙编《胡先骕年谱》亦获问世。这些序跋，也渐为学界所周知矣。

胡先骕之序柳诒徵诗集，系其应柳诒徵之女柳定生所请而写，收入《劬堂学记》，该书为柳诒徵之孙柳曾符所编。

笔者与柳曾符曾有一面之缘。1999年至沪搜集材料，特往其在湖南路寓所拜访，希望得到胡先骕与柳诒徵交往材料。他对笔者不辞辛苦四处搜讨，甚加赞誉，惠赠前几年出版之《镇江文史资料》，其上选载有1934年胡先骕所写《梅庵忆语》中怀念其祖父文字，为我此前所不知，甚为感激。但对胡先骕之序，则只字未提。我系自《劬堂学记》中获悉，依其编入《年谱》。

此后，胡先骕流失之手稿陆续出现在文物市场。北京李权林先生获得一批，曾向笔者提供一份胡先骕序柳诒徵诗集手稿。获睹此件之初，并无欣喜，因该文已收入《劬堂学记》。对于手稿收藏，因受经济限止，难以涉足，故兴趣不大，只要获得文字，即已足矣。但将序言手稿与《劬堂学记》所载文字予以对照，发现两者相差甚大。手稿为第一手材料，有不可替代之作用，不能过于相信经人过录之文。胡先骕序文字数不多，兹分别录之。

《劬堂学记》所载胡先骕之序：

胡先骕序柳诒徵诗集

——《劬堂学记》之胡序辨正

■胡宗刚

戊午执教南庠，得纳交者儒柳翼谋、王伯沆两先生，朝夕请益，所获良多。王公貌清癯，善谈诗，每深夜煮茗，清言纷出，如鸣泉漱漱，行山石间，沁人心耳；柳公则丰颐广颡，须髯如戟，纵论吾国五千年文化兴衰之迹，如指诸掌，声调砰訇震屋瓦。复擅书法，矫健波磔，笔力横恣，平视李梅庵，曾家髯无愧色。其为诗也，与冬饮异趣，不以雕镌隽永见长，雄篇巨制，出入杜、韩，梅村、樊山非其俦也。甲乙以还，主盍山图书馆，网罗文献，刊印秘笈，惟力是视，遂使龙蟠书藏，闻名海内，铁琴铜剑、天一、海源，不能专美于前也。

余自癸亥重赴外邦，戊辰又北来主持静生调查所事，音问虽时通，而不克奉手也。甲戌把晤于匡庐，曾乞公序吾诗，自后日寇入侵，烽燧遍地，遂绝音问。乙丑后，始知公主沪文物保管委员会，匆匆数年，遽归道山。人生聚散无常，如飘蓬断梗。回忆少年觞咏交游之欢，有若梦寐，笃念故交，涕下如绁矣。哲嗣女公子定生能继父业，今以书来，言编次公诗稿已竣，属为弁一言，爰述吾二人交往离合之迹，聊志鸿爪，惜未能具析公诗之精髓奥秘，只以增愧尔。

一九六五年乙巳夏新建胡先骕序于北京寓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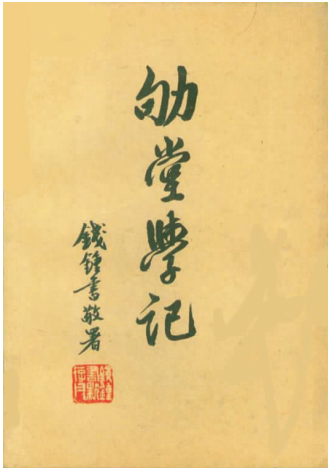
胡先骕序文手迹为初稿，其文字如下：

己未以还，刘君伯明、梅君迪生、吴君

雨僧与余等方主讲席于东南大学，恫于学风之偏讹，乃创办《学衡》杂志，耆夙奋起执笔，为之樁柱者，首推柳翼谋先生，时正主讲中国文化史，腹笥渊渊，目光如炬，讲学另辟蹊径，不循旧轨，东南史学宗风于兹奠定。余事为诗，雄篇巨制，遵韩朔杜，大声鞺鞳，亦非寻章摘句，推敲声病之流所能望其项背也。

甲子后主持盍山图书馆，抉发幽微，屡刊珍籍，使此书藏媲美天一阁，厥功尤伟。丁卯予北迁后，与公踪迹遂疏。甲戌同游庐山，快谈如夙。昔曾为吾诗作序，自后而书筒往还不绝。经国难数十年来，音问屡梗，解放后始知已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，方谓主持得人，不谓赴问传来，公已归道山。回忆旧游，涕下如绁矣。岁月蹉跎，余亦老病，无复当年之意气。客岁令媛○○以书来告，辑集诗稿方成，将付之梓人，以余与公有文字因缘，嘱为作序。余学殖荒落，乌足序公之诗？然《学衡》社友凋落殆尽，余故固忝为知公诗嗜公诗之一人，聊系数语，以志平生一段鸿爪之迹云耳。

岁次乙卯新建胡先骕序于北京之寓斋
比较两篇序文，可知《劬堂学记》之文系据胡先骕原稿予以较大改写而成。文字性改动姑且不论，主要是完全删除胡先骕对《学衡》所持文化观念之坚持。其时，文化保守主义已被彻底否定，胡先骕经过多次政治运动，虽屡遭批判，其文化



《劬堂学记》

柳曾符编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观念未曾改变。此种坚持，柳家后人或以为不合时宜，乃尽为删除。胡先骕认为，柳诒徵学术贡献在于奠定东南史学，此亦不为柳家后人所接收，乃改为胡先骕对柳诒徵书法予以赞赏。胡先骕对柳定生或者不甚熟悉，姑将其名处暂且留白，却被改为“哲嗣女公子定生能继父业”的溢美之辞。

请人作序，甚或只能对序文个别与事实有出入之字词予以修正，但大动手脚，则是对序者失去尊崇，尤其是更改序者之思想观念。

《劬堂学记》《胡先骕年谱》所载胡先骕之序，均已流传，此所以不得不对此序文予以辨正矣。不过，手稿中落款写作乙卯年，为胡先骕错记，是年为乙巳年。《劬堂学记》改为1965年，则为正确。